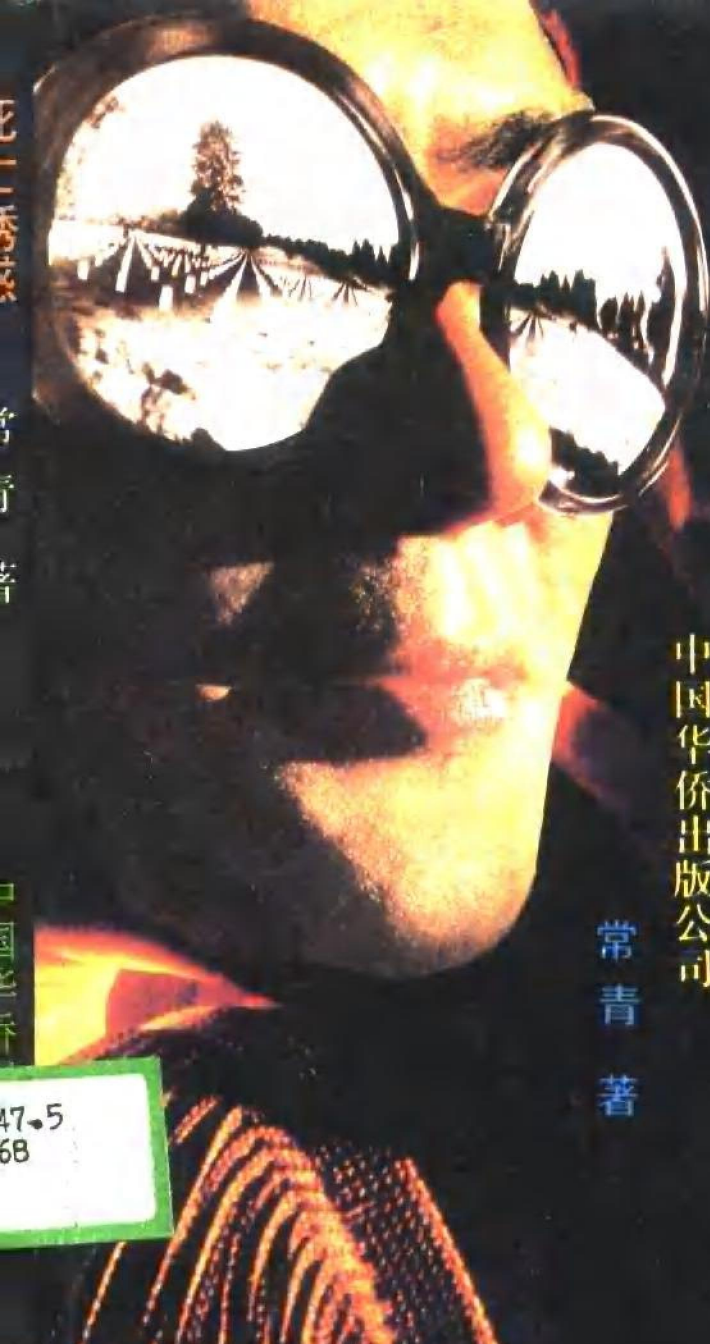


死亡诱惑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常青 著



47.5
68

I247.5
3668

死亡诱惑

常青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B

碎

死 亡 诱 惑

常 青 著

☆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32开本 10.75印张 233千字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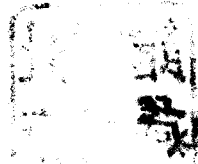
ISBN 7-80074-017-X/1·11

定价：3.70元

内 容 简 介

已故归国华侨俞铭椒在日本的一笔巨大土地遗产公诸于世后，刹那间震动了亚州各国。于是，一个个俞铭椒粉墨登场，都标榜自己是产权拥有者。同时，日本一个名叫三本一郎的诈骗犯愈发利欲熏心，迫不及待地潜入中国，妄图通过讹诈和谋杀，找到合法证据，将地产鲸吞。然而，中国律师康世寰和日本女律师百穗子，出于职业道德和维护法律的尊严，在异常复杂的局面下，历尽艰辛，终于将这笔地产归为真正的继承者。

小说情节生动，悬念横生，文笔流畅，令人爱不释手。



引 子

穿过法国巴黎的万森森林和布格涅森林就是圣克卢布市阿尔曼戈大街二十六号。

拾级而上，半山坡上，有一栋白色的七层大楼，这就是被誉为“世界警察”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ICPO)巴黎总部。

九点刚过，电报房给在巴黎国际刑警总部的国际合作部工作的山田代表送来一份急件。

其实，凡到达巴黎国际刑警总部的电报都预示着一一种紧急情况的发生。

随着航空和通讯事业的发展，国际性的犯罪已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摆在各国警察面前。

山田代表打开电报。

东京最高检查厅发来的电报要求缉捕一个潜入中国的日本土地诈骗犯三本一郎，并附有罪犯经历附件。

山田代表42岁，有22年的警龄，精通英语和法语，是射击冠军，侦察能手，在华盛顿警察厅留过学，并以保安警察的身份参加过世界各国首脑会议。他专门负责打击国际性诈骗集团、贩毒走私集团和各种恐怖活动。

三本一郎的罪证是，从昭和55年始，把一个中国人名下

的土地卖掉约三百坪^①。到昭和57年，又纵容买到土地的本原次郎把土地卖给了飞田给的A氏，而飞田给的A氏又在很短时间内把土地卖给了住在大阪的B氏，买到土地的B氏，又用新买到的土地进行更大规模的诈骗。令人吃惊的是，在昭和58年3月13日，三本一郎又卖掉了国领町的地皮约五百坪，昭和59年1月7日，三本一郎又将箱根仙石原的土地二百坪卖给了门谷新卫。买到土地的门谷新卫又用高于原价四倍的价格将土地卖给了住在成城的木原，而买到土地的木原又用高原价四倍的价格将其中的一小块屋地出售给静岡的国岛正隆。

在这么短时间内的转买转卖，在日本称为“滚土地”。

山田代表忧郁的坐下来，他若有所思的望了一眼白雾茫茫的巴黎。

一辆从巴黎开往凡尔赛的列车正从窗下驶过，发出噉噉噉的响声。一缕白烟正从窗下飘过。他怅然地望着远处结着薄冰的森林。

战后四十年了，在这个狭窄的日本，居然还有中国人名下的这么一大片土地。

从相继卖掉的土地来看，三本似乎在逃避法律追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急于这么做呢？

可他为什么又潜入中国呢？三本中国之行，很可能是寻找有关诈骗手续方面的文件，也可能还有别的打算，即如此，是用不着把经营了那么多年的土地卖掉的。

火车走远了，布格涅森林和万森之林里的树木早已掉光

① 土地面积单位，1坪为3.3平方米。

了叶子，从莱茵河分出来的细小的水流已经冻僵在森林里。

火车剩下的一缕白烟，并没有随着火车的喊嘹声飘走，却牢牢凝固在山田代表心里。

他起身，径直上了五层的资料库。

在这个举世闻名的资料库里，存有世界各国三百五十万名罪犯的档案材料。有可供查找的卡片和罪犯留下的指纹及照片，还有罪犯的履历及家庭状况。山田代表按开电脑，荧光屏上很快显示出的符号指示出三本一郎确犯有前科。

他曾因贩卖盗窃古物被判刑，到过中国满州，无子女后裔，其生活来源，一贯靠诈骗行窃维持。

山田代表摁灭电脑，他走到资料库的另一端，把三本一郎的照片取出来。

他看着照片上的罪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集他二十二年的探案经验，犯罪动机不外这么三种——

想得到钱财的谋财型；由于爱情对情敌或对方施加暴行的痴情型及报私仇的怨恨型。

这三种类型，按照社会犯罪学的研究证明，似乎已成为定论。但事情是没有那么简单的，即使是民事案件也常隐藏着刑事的犯罪。这三种类型，哪一种适合三本一郎呢？

为爱情——不可能。

报私仇——似乎也没有更多证据。

钱财——山田代表严肃的想。做地产生意本会有很多钱，在最近两年三本一郎不急于赚大钱，反倒急于把老本抛出去，不再经营这些土地了。

一种可能，随着中日建交，各种交流多起来，发现了地产的产权人活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诈骗犯急于得到一大

笔钱，那可就不仅仅是维持生活的事情了。

文明的发达，各家企业间既联合又竞争，并且用武力要挟对方，随之而生的暴力集团，就是这种竞争的平衡物。

暴力集团，通常以各大财团为背景，平时靠不断地进行非法活动来维持生活。小到威胁个人的安全，大到私设公堂，开赌局。在高度竞争的各企业间，既要避免法律的麻烦，又想达到自己的目地，只有依靠暴力团体。

暴力集团每年耗资一万亿日元以上。

历届警察的最高领导人就职以后，都把消灭暴力集团作为对市民的保证。

如果这桩诈骗案和他们勾搭起来，那可就是个严重的问题了——山田代表站起来，朝远处的森林凝望着，揣测这种可能性的大小。

他走上六层，推开了电报房的门。

“无论如何，要先通知中国——”莫尔斯电码清脆的“嘀嗒”声和电传发报机敲击纸面的“噼啪”声，使他的心情愉悦起来

这里有巴黎国际总部引为自豪的各种通讯设备，它拥有最新式电脑装备，并且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和它的所属成员国直接取得联系。

“中国·北京——”撰写着报文的山田代表忽然在脑中出现另一个判断——真正的产权人活着，在中国——要真是那样，那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

山田代表郑重其事地取出一张表示情况通报的蓝色卡片，又把撰好的电文仔细阅读一遍，正式发往北京——中国国际刑警部。

第一章

1

星期日早晨七点，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离开了中国国际刑警部，向京郊城外疾驶。

这是一个明朗的早晨，柏油路光滑如镜，楼群式样单调素朴，不过阳光很好。

路上来往车辆不那么多，一个原因是公休日，再就是时间还早了一点，不到热闹的时候。除了按部就班行驶的公共汽车外，几乎见不到单位派的公车和标有“出租”字样的出租车。

京郊城外的空气显然比市内新鲜，路两侧挤满了一个又一个的塑料棚子，透过用竹条框成拱形的长廊，可看到嫩绿的油菜、黄瓜、扁豆等新鲜蔬菜。

路两侧的楼群少了一些，但也更高大了一些。

近几年京都住房的高度紧张，使得施工单位很难在质量上下很大功夫，他们往往是在快中求好，于是，用同一个图纸建成的同一种楼群就显现出彼此相象的样子，使你很难辨别出这幢楼和那幢楼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

李铍把车停到一幢很高的楼前。

他走下车，取出小本对照了一下，从几座相同式样的楼群中找出了他要找的楼号。

他的视线顺着那栋楼望上去，目光停在十六层的玻璃上。

他从路面上走下来，楼前窄巴巴的空地上有几个孩子在踢足球。

他们惊呼的喊声，让人想到“七八点钟的太阳”这个生动的比喻。

李铍羡慕地停住脚，想起自己“复课闹革命”的日子。那时候多么枯燥无味呵！中学毕业了，他还不会使用指南针。以后很长时间内他分不清东南西北，完全靠着自学，他掌握了办案的技术。

再就是他在市局的刑侦处当过侦察员，被选拔到新的岗位上后，他需要熟悉的是一些国际性的知识，外语和国际性的案件。所以，对这个行当 he 有一种职业性的兴趣。

近几年国际性的犯罪在中国境内也慢慢多起来，有中国的罪犯潜到国外作案的案例，也有外国的罪犯潜到中国来作案的案例。

各种便利的交通工具都给罪犯提供了方便的作案条件，再加之国与国之间法律的不同，又给罪犯留下了可乘之机。

一般说来，抓到外籍罪犯，当事国并没有处罚权，通常是驱逐出境，遣送回国，由罪犯本国的警察部门处置。重犯当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比如要求对方给予这样或那样的处置，这也仅仅限于建议。至于怎样处置，完全得由罪犯本国的司法部门自己决定。

李铍头一次执行这种特殊的任务，他冷静地打量着四周的景物。

一片密集的住宅区，住宅区四周围着半圈院墙。离这群楼房不远处还有一个商场。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座新近才开张的宾馆。他就是从这家宾馆打听到诈骗犯三本一郎的行踪的。

白色的足球飞来飞去，悬在半空中的脚不时地踢上去落下来，麻雀般的叽喳声此起彼伏。

李铍又朝这座耸立在半空中的楼房观望了一下，只见延伸出来的阳台上挂着各种式样的衣服，竹竿铁棍在阳光下闪闪夺目，不亚于迎接外宾时挂满彩旗的长安街。

那个足球从李铍面前擦过去，落到了高出球场的柏油路面上。

一个穿“回力士”白色胶鞋的男孩子冲他这边嚷着：“兔子，兔子，把球拣回来。”

李铍回过头，这才看到一块站牌子下面站着一个矮矮的男孩，正翘了脚，眼巴巴地朝他来的路上瞅着。

这个孩子穿着一身尼龙绸的夹克衫，戴一顶手织的毛线帽，手的大拇指搁在嘴里，只顾踮着脚朝远处望，仿佛不曾听到那个大男孩的喊叫。

穿着深蓝色运动衣裤的大男孩站到斜坡下，两眼鼓凸象两颗玻璃球。他一手扳腰，一手指着路面上的球说：“快送下来，兔子！要不罚你动耳朵。”

那个被叫做“兔子”的小男孩终于转过头来，慢吞吞地朝那只球走去。

球顺着斜坡滚下来，落到李铍脚前。李铍把那只球拣起

来，送到了那个大男孩的手里。

楼前的空地上又响起孩子们的欢呼声——李铍仿佛发现了什么，他招招手，示意那个拣球的孩子来一下。

孩子很不情愿地走下斜坡，他有一个很宽的额头，两只眼睛很大，耳朵确实比同龄的孩子大些。

“叔叔，有事吗？”孩子问。

“你站在站牌下面等谁呢？”李铍亲昵的反问一句。

“我等妈妈，她是夜班，往常这个时候她早回来了。”孩子皱着眉，象个大人似的晃晃头。

“好吧，等到第七辆车来的时候，你妈妈准会回来。”李铍安慰他。

“真的？叔叔，您说的是真的？”孩子眨着眼，似信非信的问。

“真的。”李铍肯定地回答。

“那拉钩——”孩子伸出手认真地弯着食指，看着李铍。

李铍伸出手，勾住那根细细的小指头。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不算话是小狗。”他俩一道嚷着。

“哈哈，我再变不成小狗了。”李铍揪揪孩子的耳朵，摸了摸他戴着毛线帽的头。“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孩子不眨眼地看着他，又不相信地晃晃头。“要不回来，你就是小狗。”

李铍笑笑，“我小时候被狗咬过，从那以后呵，我就变成了大老虎，再也不怕狗了，你信不信？”李铍张开两只手，竖在两只耳朵旁边，作了一个怪相。

“叔叔骗人！爸爸说，狗是狼变的，狗和狼都不怕大老虎。”

李铍止住笑，他吹了声口哨，随口问道：“你爸爸干什么的？”

“医生，作手术的。”孩子自豪地回答。

李铍惊异地看着这个孩子，他的表情发生了一点变化，注意力变得集中起来。

“喂喂，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李铍问。

“钟若愚。”孩子奇怪的问道：“您认识我爸爸？”

“认识，骨科专家对不对？”李铍说。

“对，妈妈说爸爸是古董。”

“为什么叫他古董？”

“稀罕呗，古董最珍贵了。”孩子挺神秘地冲着李铍使了个眼色，好象觉得他知道得太少了。

李铍又回身看了看那扇玻璃窗，领着孩子走上斜坡。他指着汽车问：“愿不愿意到我的车里玩玩？”

“愿意。”孩子说。“我妈妈说，将来有了钱，她也想买辆汽车。”

李铍不置可否的笑笑。孩子坐到汽车里，他一边摸着圆的方向盘，一边吸着鼻涕说：“前两天有个爷爷来找爸爸，也是坐小汽车来的。”

李铍感兴趣的问：“是一个什么样的爷爷？”

“爷爷就是爷爷呗，戴了副小眼镜，这么宽——”孩子比划着。“旁边还有一条金项链，他的手搯头上还戴着一个戒指呢。”

“是一个人来的吗？”李铍又问。

“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阿姨。”

“什么样的阿姨？”

“阿姨卷卷的头发，长得很好看，她还送了我一支玩具手枪呢。”孩子把手伸到裤兜里，摸出一把袖珍式玩具枪，得意的在李铍面前晃了晃。

“他们讲的是中国话还是外国话？”李铍问。

“中国话。”

“你听到他们讲什么？”李铍警惕的扫向车窗外，他看到十六层的那扇玻璃窗后，有颗脑袋晃了一下。

“爸爸嫌我吵，让我玩去了。”

“是这样。”李铍把孩子手里的小袖珍枪拿过来掂掂；份量并不轻，是支不锈钢的玩具手枪，上面还有几个英文字母，标明此枪是国外制造。

李铍从驾驶台下面的一个小盒里取出一只机械鼠。

这是和大学生联欢时，一位崇拜他的女学生送给他的。

李铍上足了劲，只见那只灰色的机械鼠在驾驶台上疯狂的窜跳起来，孩子被逗笑了。

李铍又问：“那个爷爷是来找爸爸，还是找妈妈？”

孩子说：“妈妈不在家，找爸爸。”

李铍心里顿时胀得满满的，他厌恶的看着那只不锈钢玩具枪，这个线索使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那个阿姨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中国人。”

“那个爷爷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中国人。”

“小兔子。”李铍转个话题问道，“你同意不同意咱们

两个换换玩？你把手枪给我，我把这只蹦蹦跳跳的老鼠送你，怎么样？”

孩子有点恋恋不舍地看了看那只小手枪，又恋恋不舍地看了看那只乱蹦乱跳的机械鼠，点了点头。

“我得让妈妈再买只猫。”孩子突然认真的说。

“买猫干嘛？猫吃老鼠，买了猫你就没有老鼠了。”李铍逗他。

“可是黑猫警长不光吃老鼠，它还能指挥老鼠跳舞呢。”孩子更认真了，表情也非常严肃。

李铍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呼那位女学生送他只老鼠，原来是嘲笑他哇，

他顿生一股无名之火，狠狠地盯着那只活蹦乱跳的老鼠，心想：“再见到她，非得送她只花里唿哨的塑料猫，让她神气。”

小兔子把跳跃的机械鼠摁住，抓起来，推开车门朝站牌子下跑去。

从车内的反光镜中，可看到一辆红色的公共汽车从远处驶来，缓缓停靠在站牌下。

该下的人都下来了，走光了。

车又慢慢地朝远处开，小兔子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擎着那只机械鼠，又把大拇指咬在嘴里，朝李铍看了一眼。

李铍眼眶有点湿，淡淡的略含愁惆的曲子从楼群内传出，竟使他生出些伤感之情。

他推开车门，拧身朝这个恬静的渡着假日的住宅区眺望——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起。

小兔子又慢慢地走到李铍面前。

他揩着眼，鼻涕又从嘴唇上流下来。

“小兔子，你天天这样等妈妈吗？”李铍问。

“嗯。”他点点头。

李铍看看升得老高的太阳，也难怪孩子着急呢。毕竟是个孩子嘛——看样子，他刚上小学。

“爸爸在家吗？”李铍问。

“在。”

“爸爸和妈妈谁最喜欢你？”李铍拉着孩子重又走下斜坡，向一幢灰色的大楼走去。

踢球的孩子们还在叽叽喳喳的吵，小兔子看着那群踢球的孩子，揩着鼻涕说：“妈妈喜欢我，爸爸喜欢书，我喜欢幼儿园。”

原来，他还没上学呢。

2

李铍摁响门铃。

门开了，一个乱蓬蓬的脑袋从门缝里探出来。

他个头不很高，面目清秀，肤色也不很好。是那种典型的熬夜的南方男子。

他冷冷打量着李铍，又看了看跟在李铍身后的儿子，问：“你是——”

“我是中国国际刑警部的。姓李，名铍，李铍。”李铍把证件递过去，请他过目。

“我叫钟若愚，请屋里坐。”钟若愚不亢不卑地后退一步，他说话短促简练，每一句话都咬字清晰。

门敞开了，李铍走到客厅坐下。

“阳阳给叔叔倒杯水。”钟若愚没好气的对那个孩子说。

李铍这才知道这孩子的学名叫阳阳，小兔子大概是那帮小孩子给他起的绰号吧。

阳阳从自动压水壶中斟满一杯水，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捧过来，递给李铍。

钟若愚抢过杯子，想起什么似的，把水倒在茶几旁边的一个痰盂里。

他把手伸到茶几最下面的一层，摸出一盒茶叶，往杯子里捏了一小撮。

“烧水吗？爸爸。”阳阳问。

“去去，玩去！”钟若愚不耐烦地对他挥挥手，从厨房里拿出一个面包塞给他。“爸爸有事，过一会儿再回来。”

阳阳委屈地拿着面包走了。

钟若愚燃起一个酒精炉，把一个很小的不锈钢壶放上去，没一会儿功夫水开了，他把沸腾的开水浇到放有茶叶的杯子里，碧绿的茶丝一片片舒展开来，又一片片地飘在水面上，他这才把茶水捧给李铍。

李铍很快地观察了一下这套漂亮的单元。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普通单元，一个杂用间和卫生间，厨房在两室之间，壁厨嵌在靠卧室的墙上。靠近门的地方是厕所，厕所旁边是卫生间，卫生间旁边是杂用间，杂用间恰巧在客厅的斜对面。可看到里面堆着一些陈旧的家俱。

钟若愚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睛浮肿，表情淡漠，看着他对面的书柜。

淡黄色的书柜里挤满了一本挨一本书。三个书柜并排